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imal Metaphors in Cantonese and English Nursery Rhymes

WU Yumei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zhou City, China;

Basic Teaching Department, Foshan Polytechnic, Foshan C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24, 2022

Accepted: February 12, 2022

Published: March 31,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WU Yumei. (202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imal Metaphors in Cantonese and English Nursery Rhym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060–06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08](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08).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08>. p

This article is on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three projects, i. e., the research project entitled “A Study on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raditional Nursery Rhymes in Lingnan Dialect” supported by 2021 Guangdong Planning Offic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Lingnan Culture Project (GD21LN12), the research project entitled “A Study on the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Chinese Nursery Rhymes in Modern Times” supported by the Special Innovation Projec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Key Research Platforms and Research Projects of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2018 (2018WTSCX223), and the research project entitled “A Study on the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Lingnan Folk Tales” supported by Foshan Polytechnic (KY2021G04).

Abstract: Animal metaphors are commonly seen in daily language and often appears in nursery rhymes. With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animal metaphors in 896 Cantonese and English nursery rhymes from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by classifying them and interpreting their formed images.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animal metaphors in Cantonese nursery rhyme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English nursery rhymes for Cantonese is a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hich belongs to imagery languages. Besides, although in some way animal metaphors in Cantonese and English nursery rhymes are simil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educational functions, due to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antonese-English ethnic groups, animal metaphors in Cantonese and English nursery rhymes present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antonese and English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the source domains, their metaphorical connotation and mappings. This study may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antonese and English nursery rhymes, helping to pass down and communicate the local culture, so as to realize the purposes of creating and spreading nursery rhymes.

Keywords: Cantonese nursery rhymes; English nursery rhymes; animal metaphors;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mapping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WU Yume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and Foshan Polytechnic with academic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粵英童謠的動物隱喻對比研究

吳宇媚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大學英語教學部；
佛山職業技術學院基礎教學部

摘要：動物隱喻是語言的一種普遍現象，也常出現於童謠中。本研究以「宇宙巨鏈」隱喻搭建理論框架，通過對動物隱喻進行分類和意象詮釋，從認知的角度深入對比分析 896 首粵語童謠和英語童謠中的動物隱喻。研究發現，由於粵語作為漢語的一種方言，屬意象語言，其童謠中所出現的動物隱喻數量遠超英語童謠的動物隱喻。同時，雖然粵英童謠的動物隱喻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具有一定的相似度，但由於粵英族群的文化差異，粵英童謠的動物隱喻從取材到映射域的內涵和映射方式均呈現出粵英語言的文化特色。此研究結果對粵英童謠的翻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助力於當地文化的傳承和傳播，從而實現童謠創作和傳唱的目的。

關鍵詞：粵語童謠；英語童謠；動物隱喻；宇宙巨鏈；映射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專案 2021 年度嶺南文化專案《嶺南方言傳統童謠英譯策略研究》（批准號：GD21LN12）、2018 年度廣東省普通高校重點科研平臺和科研專案，廣東省普通高校特色創新類（人文社科類）《近現代漢語童謠的英譯策略研究》（專案編號：2018WTSCX223）和 2021 年佛山職業技術學院校級科研專案《嶺南民間故事英譯策略研究》（專案編號：KY2021G04）階段研究成果之一。

引言

認知語言學認為，在很大的程度上，人類的思維過程是隱喻的（萊考夫、約翰遜 2015:3），人類思維中的概念系統是由隱喻界定並構成的，因此，隱喻不僅僅是修辭的一種策略，而是人類對世界概念化的有力的認知工具（溫格瑞爾、施密德 2008:114）。在概念系統中，人可被視為某類動物，人類許多的行為都可從動物行為為通過隱喻的方式來理解（Kövecses 2002:124）。

學界對人與動物概念隱喻的關注度日益增加，動物隱喻已被廣泛應用於文學，而其中，對於童謠，作為具有教育意義、傳承與傳播當地文化載體的兒童口頭文學，動物隱喻的運用可助力實現其創作與傳誦目的與意義。迄今，在中國知網以「動物隱喻」為主題詞條所搜索到的文獻僅 285 篇，而對兒童文學中動物隱喻的探討更是尚不多見。鑒於此，本文擬從認知角度，對比粵語和英語童謠中動物隱喻的機制和本質，從文化和認知的視角對兒童文學中英漢動物隱喻進行分析和解釋，從而為跨文化交際與文化傳承的研究補充素材。

一、隱喻與動物隱喻

（一）隱喻的認知解釋

隱喻無處不在（萊考夫、約翰遜 2015:1）。現代隱喻理論認為，隱喻是一種認知方式，是人類認識世界萬



物的一種方式，為抽象複雜的概念提供理解和溝通的工具(吳建偉 2013)。隱喻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語言形式，這三個成分包括本體(tenor)、喻體(vehicle)以及喻底(ground)(Leech 1969:150-151)。隱喻作為思維過程和解讀概念的一種方式，在隱喻的本體和喻體範疇之間建立關聯；然而，在不同概念範疇之間建立聯繫的過程中，隱喻對事物概念的建構只能是部分的，而非全部的。一個隱喻只可凸顯地把喻體的某一概念範疇投射於本體的一個概念範疇。此處所說的喻體概念範疇可被稱為「始發概念域(source concept)」，本體概念範疇可被視為「目標概念域(target concept)」，而連接兩者的「喻底」則被視為「領域映射(mapping scope)」。同時，每個隱喻中的兩部分均以一個經驗為基礎而聯繫一起，且只有通過經驗基礎才使隱喻起到理解的作用(萊考夫、約翰遜 2015:75)。由此可見，本質上說，隱喻就是「始發概念域」中的認知圖式向「目標概念域」投射和映合的過程，此過程以隱喻實施者與接收者的經驗為基礎(劉森林、徐一飛 2014)。

經驗基礎是隱喻形成與作用的條件。Max Black(1993)提出了隱喻「互動理論」，強調隱喻的成功使用在於隱喻表達與情境之間的互動，更準確地說，此種互動是喻體與隱喻所依賴的情境之間的碰撞，詮釋喻體所映射的意義起決定性作用。正是受到人類經驗與情境的限制，隱喻的理解隱含於人類的認知模式以及所處的文化模式中，而這為本研究提供了理論根據。

(二) 動物隱喻的解說

項成東與王茂運用「宇宙巨鏈」隱喻來解釋動物隱喻(項成東、王茂 2009)。「宇宙巨鏈」由 Lakoff & Turner(Lakoff & Turner 1989)提出。根據此理論，對人類特徵與行為的理解可用隱含於動物、植物的特徵與行為，也就是說，可用易懂的非人類特徵來理解人類特徵，也可用易懂的人類特徵來理解動物和植物。結合隱喻的形成過程，動物隱喻的形成首先在於發現動物和人類之間的某種相似，以此將它們聯繫起來，通過人類的認知機制，用該動物的特徵投射到人或把人的特徵映合到動物。

在「宇宙巨鏈」隱喻的範疇中，世間萬物以其方式進行聯繫，但受到文化模式、類屬層次、民間常識以及數量原則所限制。動物隱喻可在一個自下而上的層級鏈中通過處於低級地位的動物的非人類特徵來感知人類的特徵。Kövecses(1997)認為這就是「人即動物」的概念隱喻機制，即基於某種相似的特徵和行為，首先把人喻為動物，把人的行為與特徵賦予動物，繼而以動物喻人，並根據賦有人類特徵的動物特徵來理解人類行為。這是動物隱喻意義產生的方式(Kövecses 2002:125)。萊考夫和約翰遜(2015)指出，每個隱喻都選取了人的不同方面或者是觀察人的不同方式，而這與 Kövecses 針對動物隱喻意義所提出的凸顯原則不謀而合(Kövecses 2002:79)。

隱喻的領域映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間常識和文化情境的啟發與限制。根據 Martsa(2003:4)對動物隱喻的解釋，從主題來看，動物形象和生活的方面，如大小、外形、行為以及與人的關係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可構建有關動物的知識框架的整體，形成人腦中自動可提取的最基本的動物知識；從動物喻體所能映射的內容來看，當動物認知框架所凸顯的是其外形、行為、心態、願望、情感等的文化和心理範疇時，其動物特徵才能被映射。把人和動物某種共性聯動，借動物性和人性形成對比，可以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敘事策略來巧妙地展現人性(周營、辛赫 2021)。依據此原則，本研究將對英粵童謠中的動物隱喻作深入的分析與比較。某一語言的童謠是流傳於以該語言為主流語言的地區的一種歌謠，由家族成員中的老一輩傳唱於孩童，用於對孩童進行撫慰與教育，同時，童謠的內容取擇於當地的風土人情、生活習俗、道德準則，體現了當地族群的用語習慣，反映了其思想意識。粵英童謠中均蘊含了表達人類與動物特徵的隱喻，但隱喻中的意象則各有特徵，本研究將探討動物隱喻所反映出的英粵族群的文化認知差異。

二、粵英童謠中動物隱喻的統計與分類

本研究所分析的童謠來自五個童謠集，分別為《老廣新遊之廣府童謠》(2014)、《佛山傳統童謠輯注》(2014)、《嶺南傳統童謠》(2012)、《英語童謠 300 首》(2009)以及《中英比較兒歌》(2002)。此五本童謠集所收錄的童謠內容廣，形式多樣，包括生活、節日、娛樂、社會、歷史、謎語、繞口令等二十多個細分類別，其中，粵語童謠 478 首，英語童謠 418 首。本研究將針對此 896 首童謠中所出現的動物隱喻進行統計，並對其隱喻含義進行對比分析。

(一) 動物隱喻數量與映射範疇統計

統計發現，在所分析的童謠中，478 首粵語童謠出現了 70 個動物隱喻，而在 418 首英語童謠中只含有 38 個動物隱喻。在此 108 個粵語和英語的動物隱喻中，分別出現了 27 種和 22 種動物，而其中，粵語童謠中「龍」和「細蚊公/仔」為出現頻次最高的隱喻動物，而英語童謠中，「蜜蜂」和「狗」被用於隱喻映射的數量最多。與此同時，雖然豬、狗、貓、牛、蒼蠅、老鼠、羊、龍、雞、馬等十種動物為粵英童謠中共同的隱喻映射對象，但其隱喻的映射領域不盡相同。

粵語童謠的動物隱喻				英語童謠的動物隱喻			
始發域	數量	映射領域	目標域	始發域	數量	映射領域	目標域
蝦仔、蘇蝦	3	形態	代指小孩	豬	2	行為; 圖像	日常生活的行動與情感; 風箏
細蚊公/仔	8	形態	代指小孩	狗	4	行為; 屬性	日常生活的行動與情感
豬	5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和情感	貓	3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與情感
狗	4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和情感	馬	3	形態與屬性	家中長輩; 日常生活的行動與情感
貓兒、貓公	4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和情感; 代指小孩	蒼蠅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
牛	4	形態與屬性	家中長輩; 嬰兒; 代指農業機械	蜜蜂	4	行為	日常生活勤勞的屬性; 皇族和繁榮的象徵
烏蠅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和情感	老鼠	2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與情感
螞蟧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和情感	山羊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
老鼠	3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和情感	黑綿羊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

续表

粵語童謠的動物隱喻				英語童謠的動物隱喻			
始發域	數量	映射領域	目標域	始發域	數量	映射領域	目標域
羊	3	形態,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	蝴蝶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與情感
象	3	行為;形態	日常生活的行動和情感	小熊泰迪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與情感
馬騮仔	2	形態,行為	代指小孩;日常生活的行動	鵝	3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與情感
麻鷹	1	形態	紙飛機	龍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
麻雀	3	行為;形態	孩童活奔亂跳;代指小孩	瓢蟲	1	屬性	日常情感
龍	9	形態;屬性	代指船;有出息的人;代指隊伍	雞	2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與準時的屬性
雞	4	圖像;形態	代指銅錢;調皮的小孩;代指一種攪	牛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與情感
蛇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	蝸牛	2	行為;屬性	日常生活的行動;小男孩
龜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	母雞	1	形態	代指家中的女兒
蟬仔	1	形態	代指小孩	青蛙	1	屬性	代指小男孩
蟲	2	形態,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代指小孩	獅子	1	屬性	地域標誌
馬	1	形態	生活的行動姿態	獨角獸	1	屬性	地域標誌
螭蝶	1	情感	代指小孩	貓頭鷹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
兔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				
鴨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				
由甲	1	形態	代指家中的弟妹				
相思雀	1	行為	代指懶漢				
禾雀仔	1	行為	日常生活的行動				

表 1: 粵語童謠與英語童謠的動物隱喻統計

(二) 童謠的動物隱喻分類

根據所分析的粵英童謠,動物隱喻可分為三大類,即名稱中的動物隱喻、行為上的動物隱喻以及話語上的動物隱喻。以下將對童謠中的三類動物隱喻進行舉例分析。

1. 粵語童謠的動物隱喻

(1) 名稱中的動物隱喻

伴住個細蚊公。

——節選自《點蟲蟲》

我哋唔系細蚊仔。

——節選自《煮飯仔》

月光光,照地堂,

蝦仔你乖乖畀落床。

——節選自《月光光,照地堂》

此三個童謠節選片段中,「細蚊公」、「細蚊仔」、「蝦仔」均特指幼兒、小孩。蚊子是廣東常見的小生物,蝦則為沿海地區常見的水產,比較生猛,其彎曲身形較其他動物小,與幼兒形象相像。在隱喻形成的過程中,此三詞以幼兒與小動物身形相像作為映射領域,把小動物作為「始發概念域」,把其形象映射於「目標概念域」。隱喻接收者通過頭腦中的認知圖式,借助喻底,還原隱喻創作者在本體和喻體之間所建立的聯繫,從而順利通過動物喻體認知到人物本體的形象,即幼兒就是「細蚊公」、「細蚊仔」、「蝦仔」。

(2) 行為上的動物隱喻

牛牛走,

牛牛響前咪回頭,

若然回頭就打啲柚。

——節選自《騎牛牛》

豬拉柴,狗燒火,

貓兒擔凳姑婆坐,

——節選自《排排坐,食粉果》

孩童的動作行為具有模仿性,多以他人為模仿的對象,更需要引導與帶動。此兩個童謠的節選語句均以動物為動作實施者,而所實施的動作實際上超出了動物與生俱來的能力,均被賦予了人的行為動作。誠然,此處的動物隱喻則是把孩童熟知的貓、狗、豬、牛的形象作為始發域,並將其擬人的行為投射於人,在目標認知域中,讓孩童通過喻體關聯本體形象,以滑稽詼諧的畫面,以風趣的意象傳輸,體會其中的隱喻思想,在傳誦童謠的過程中瞭解熟悉行為準則與風俗習慣。

2. 英語童謠的動物隱喻

(1) 行為上的動物隱喻

Two little dragons lived in a wood,

One was bad and one was good,

One went walking straight to school,

One went fishing in Cranberry pool,

.....

Would you be bad or would you be good?

——節選自 *Two Little Dragons*

I had a little hen, the prettiest ever seen,
She washed up the dishes and kept the house clean.
She went to the mill to fetch us some flour.

.....

——節選於 *Little Hen*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were fighting for the crown,
The lion beat the unicorn all around the town.

.....

——節選自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此三首英語童謠的動物隱喻中的始發域分別為 dragon (龍)、hen (母雞)、lion (獅子) 和 unicorn (獨角獸)。從認知的角度來說, 這些動物均不具備上學 (walk to school)、釣魚 (go fishing)、洗碗 (wash up the dishes) 等人類的行為, 而此三首童謠英語童謠把人類的行為賦予了動物, 動物擬人化的形象投射出現實生活中目標域的行為、對事物的態度以及對情景的反應。在童謠的意境中, 此「龍」代指的是好學的孩子和好玩的孩子, 通過兩條龍的行為, 引導兒童成為一個好學的好孩子。Little Hen (小母雞) 這首童謠的創作地為英國的蘇格蘭, 結合蘇格蘭的文化習俗以及童謠中賦予「小母雞」的人類行為, 童謠中「小母雞」代指的是家裏的女兒, 而童謠的傳唱則可以有趣的動物形象, 在傳誦童謠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孩童的行為舉止和家庭觀念。「獅子」和「獨角獸」同屬於猛獸, 在童謠中, 他們為爭奪皇冠而戰, 此行為可追溯到 17 世紀初英國的歷史。「獅子」和「獨角獸」分別是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標誌, 此隱喻手法以孩童熟悉的動物形象, 以動物行為映射當地的歷史事件, 以逗趣的方式讓幼童瞭解當地族群的歷史文化與思維模式。

(2) 話語上的動物隱喻

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Yes Sir, Yes Sir.

.....

One for the master,

One for the dame,

And one for the little boy

.....

——節選自 *Baa, Baa, Black Sheep*

Goosey, goosey gander

Whither shall I wander?

Upstairs, and downstairs

And in my lady's chamber.

——節選自 Goosey, Goosey Gander

此兩首童謠均以言語作為隱喻的載體，童謠 Baa, Baa, Black Sheep(咩,咩,小黑羊)以對話形式呈現喻人手法的實體隱喻。此處童謠賦予綿羊(sheep)以人說話的能力，綿羊可說出自己的羊毛製品是為主人及其家人的意願，一方面通過對話，孩童可瞭解綿羊的價值，另一方面，綿羊的話語表達讓孩童意識到社會族群的家庭觀念。童謠 Goosey, Goosey Gander(公鵝)同樣以言語呈現童謠內容，但其言語主要是「公鵝」的自問自答，究其創作背景，結合童謠的言語內容，「公鵝」所代指的是英國宗教改革時期的天主教神父，由於當時的天主教神父並不合法，他們只能藏身於貴族家的暗室裏。童謠以隱喻的手法，簡單的話語，向孩童述說當地的歷史。由此可見，此類動物隱喻，首先賦予動物人類的語言能力以及人類的語言思維，以孩童易於接受的動物形象，通過言語內容的映射，使童謠對其傳誦對象起到了教育作用。

三、粵英童謠中動物隱喻的對比與分析

粵英文化環境和社會背景的不同導致了思維方式的差異，而粵英童謠中的動物隱喻創作則均基於粵英族群文化及其觀察角度與認知結構。中國古代農業文明自給自足，大量的粵語童謠創作於農耕社會背景之下，而英語國家的童謠創作也多以鄉村為背景。從思想意識來看，中國傳承著求穩好靜、謙虛禮讓的文化思想，強調一切從集體利益出發，之後才能是個人利益；而西方強調的是以個人利益為主，從個人需要出發；從思維方面看，中國人注重形象思維，習慣運用比喻，而西方人是直線思維，交流多以開門見山和客觀描述為主。針對粵英思維、表達等多方面的差異，粵英童謠中動物隱喻的呈現各有特色。

首先，粵英童謠所選取的動物形象有別。

人類的認知具有體驗性，因此，動物隱喻從屬於認知機制的概念隱喻，同樣具有體驗性。在本研究所分析的 896 首童謠中，粵語童謠和英語童謠的動物隱喻分別涉及了 27 種和 22 種動物，其中，共同的隱喻映射對象為 10 種，此 10 種動物共同存在於粵英文化地區且受到不同程度的關注，而粵語童謠中的「蚊子」、「蝦仔」、「麻雀」等以及英語童謠中的「小熊泰迪」、「瓢蟲」、「獅子」等其他動物均為當地特有的或對於當地具有特殊文化意義的動物。童謠隱喻中的動物均為孩童所能接觸到的，且已為孩童認知結構中動物知識的一部分；可見，粵英童謠中的動物隱喻取材於孩童的生存環境，其內容可最大限度地符合孩童的認知能力與意識範疇。

第二，粵語童謠凸顯擬物隱喻手法。

根據「宇宙巨鏈」隱喻理論，人可比作為動物，而從童謠中動物隱喻的分析來看，粵語童謠顯現出了擬物手法的功能。從溯源來看，粵語的使用者生存於漢語文化中。漢語言是形象語言，注重意象思維，這一點驅使粵語使用者在稱謂他人時傾向於使用形象辭彙來指代。粵語童謠的「細蚊仔」、「蝦仔」，是粵語日常用語中對幼兒的稱呼；童謠中此種擬物隱喻，把幼兒喻為與幼兒形態相像的小動物，並以此小動物作為指稱，再將其形狀大小作為紐帶映射回幼兒，並通過傳誦童謠，使幼兒形象的認知圖式成為童謠接收者的文化認知機制的一部分。

第三，英語童謠偏重擬人話語方式。

在所分析的粵英童謠中，動物隱喻均出現了以擬人方式作為傳送資訊的途徑，但粵英童謠所選取的人類特徵不同。粵語童謠部分動物隱喻以人類的行為特徵賦予動物，並由符合孩童認知範疇的動物形象，傳輸行為動作的資訊，從而讓孩童理解人類動作的意義。與此有別，英語童謠中的動物隱喻在使用動物行為

為喻底的同時,也側重於賦予動物的人類言語表達能力。英語童謠中的動物或以自述,或以對話,道出說話者的意願,同時,所說的意願基本與動物本身的特徵與生活習性相符。以直接簡明的話語方式來實現動物隱喻的表意充分體現了英語語言的思維特徵。

第四,粵英童謠所塑造的動物形象各異。

各種動物的形狀大小各有特徵,粵英文化對於動物的觀察角度也有所不同。在粵語童謠中,動物的選用顯現了孩童的形象,然而大多數所選取動物的擬人行為動作並未體現動物本身的習性,而是賦予了人類特有的行為特徵,以及與當地文化所相配的行為,目的在於讓孩童瞭解當地的習俗與道德規範;然而,在英語童謠中,動物的「自述」與「對話」在教育孩童如何對待動物的同時,均體現了動物各自自身的習性。由此可見,粵英童謠的動物隱喻反映出了粵英方言族群的認知差別。粵語,屬於漢語方言,而漢語屬於意音系統,兼具表意和表音功能。受到語言表達的影響,粵語族群偏向運用形象表達描繪抽象的概念,而英語族群則注重抽象思維的語言表達。

第五,粵英童謠體現了思想意識的差異。

童謠作為文學的一種形式,是當地文化的載體,而在人類生命的早期,文化便圍繞著個體的生活,是個體賴以生存的環境。從教育意義來看,粵英童謠向兒童傳輸著植根於不同文化的人生理念。粵語族群植根於中國文化的地域,因而粵語文化自然而然地是體現中國文化的一個附屬文化體系。如根據對粵語童謠《騎牛牛》與《排排坐,食粉果》的分析,其中的語句「牛牛響前咪回頭,若然回頭就打嘍柚」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強調的循規蹈矩,順從聽話的觀念,而其中「豬拉柴,狗燒火,貓兒擔凳姑婆坐」則向兒童傳遞著團結協作的集體主義觀。中國文化在人與社會的關係中要求個人遵紀守法,強調中庸之道,以此維持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在英語童謠中,如 *Two Little Dragons* 和 *Little Hen* 兩首童謠,把人的行為賦予了「龍」和「小母雞」,繼而以其行為動作喻人,讓孩童認識到應如何成為「好孩子」和「好女兒」。童謠的動物隱喻起到了教育的功效,然而,與粵語童謠不同,在所分析的 418 首英語童謠中,鮮有出現多種動物共事,強調集體行動的場景。此外,英語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與宗教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繫,童謠 *Goosey, Goosey Gander* 以「公鵝」擬人的行為詮釋了當時的宗教文化,讓孩童以輕鬆簡明的語句理解「公鵝」所映射的人物形象。英語注重以語言邏輯描述客觀的現象,也正是因為這一語言特色,大部分的英語童謠以直接的現象描述讓孩童認識生活中的自然、當地的歷史和族群的行為舉止。這也正好解釋了數量上,在所分析的粵英童謠中,英語童謠的動物隱喻遠少於粵語童謠的原因。

結論

本研究對近 900 首粵英童謠中的動物隱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對比,童謠中的動物隱喻把人的特性和行為賦予了動物,並以動物喻人,讓孩童在傳唱童謠的過程中通過理解動物及其動物所映射的目標域,從而獲取關於動物的特徵知識、當地的歷史文化或族群的習俗與品德。也就是說,動物隱喻建立在對文化世界的體驗和認知圖式之上,具有想像性,以動物特徵和行為的擬人化為基礎,反映的是創作環境中的文化思維模式。粵英童謠創作於兩個不同的文化背景,由於本族語原有的特性、生活的環境和族群的思維方式均有所不同,因而童謠的動物隱喻從素材到映射域的內涵和映射方式均呈現出了各自語言文化的特色。隨著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以及全球化的交流,對童謠中動物隱喻的解讀可助力實現童謠翻譯的跨文化交際作用。同時,著眼未來,童謠的創作與傳播可涉獵更為多樣的動物及其特徵,運用多種隱喻方式,使童謠的教育功能進一步得以傳承和發展。

注釋

① Black, M. (1993). More about metaphor. In Ortony, A.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Kövecses, Z. (1997). In search of the metaphor system of English. In Kurdi, M. and Horvath, J.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biennial conference*. Pecs, Hungary: University Press.

③ Kövecses, Z. (2002).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 Lakoff, G. & Turner, M.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⑤ Leech, G. N. (1969).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London: Longman.

⑥ Martsa, S. (2003). Conceptual mappings in the ethno-biological categorizations of anima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 metaphor, categorization and abstraction conference.

⑦ SHAN Xinrong & JIA Shaodong. (2021). Transla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from metonym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 83–89.

⑧ CHEN Qionglu. (2021).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e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ts enlightenmen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3), 196–208.

⑨ 陳子典編:《嶺南傳統童謠》,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⑩ 廣州市越秀區文聯大話國編:《廣府新遊之廣府童謠》,廣州出版社2014年版。

⑪ 劉森林、徐一飛:《粵語熟語概念隱喻認知研究》,《國際漢語學報》2014年第1期,頁197–210。

⑫ 彭詠梅輯注:《佛山傳統童謠輯注》,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⑬ 喬治·萊考夫、馬克·約翰遜著,何文忠譯:《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⑭ 孫建秋、孫建和編著:《中英比較兒歌》,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2002年版。

⑮ 溫格瑞爾、施密德著:《認知語言學入門》(第二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2017年重印)。

⑯ 吳建偉:《比較與範疇化——對隱喻認知處理方式的檢討》,《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頁9–12。

⑰ 項成東、王茂:《英漢動物隱喻的跨文化研究》,《現代外語》2009年第3期,頁239–246。

⑱ 張秋麗編:《英語童謠300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⑲ 周營、辛赫:《電影敘事中動物隱喻的美學闡釋——以管虎電影為例》,《電影文學》2021年第18期,頁74–77。

(Editor: Joe Zhang)